

的和陶诗能够领会原诗的真意,是和作中的上品,如大匠运斤,无斧凿痕,便是将和作混入原作,难分轩轻。如评《和饮酒二十首》,陶渊明饮酒诗只是借题写意,并非真饮酒,而苏轼“偶得酒中趣,空杯亦常持”,也是借酒抒情,“此深得原唱本意”。樊庶还注意到,苏轼的和陶诗没有亦步亦趋,如陶渊明《命子》诗后还有一篇《责子》,而苏轼和陶却无此二作。推究其原因,樊庶认为这是苏轼有意为之,因为陶渊明五子不好诗书,而苏轼之子苏过“万里侍行,颠沛流离中犹不废学”,故苏轼不会为和诗而和。

樊庶对苏轼和陶诗的评语,曾引起清乾隆年间广州文人温汝能的重视,他将樊庶与胡仔、朱熹、刘克庄、张自立、查慎行等名家的评批并举,合编于《东坡和陶合笺》中。在后人不曾窥见樊庶《海外集》全貌之前,此书摘录的数则评语就曾引起当代学者的注意,如曾枣庄编《三苏全书》、周裕锴编《苏轼全集校注》、韩国金甫暻撰《苏轼“和陶诗”考论——兼及韩国“和陶诗”》等都曾借此转引过樊庶的评语,其价值可见一斑。

樊庶不仅注苏、评苏,他还身体力行地效苏。相较于苏轼客居海外,不在其位,难谋其政,樊庶则可以主一县之总政,令出即行。如苏轼写《和劝农》,樊庶便以劝农为政事之首,《临高县志》中《龙潭劝农记》就记载樊庶劝农之事。天若大旱,樊庶则去城隍求雨,虔诚祈请上天降罪于他个人,勿要伤民(见《临高县志》);天若久雨,樊庶则辗转反侧,“禾熟愁多雨,惊心不忍眠。无才惟望岁,有口但呼天。”

(樊庶《雨夜》)在樊庶的重视下,临高弃耕逃荒的现象终于有所改善,“念年逃窜后,农业渐知还。禾熟高低岸,村连远近山。”(樊庶《阅稼》)再如苏轼曾论海南信巫重祷、杀牛为药等事于《书柳子厚牛赋后》,可惜他有心无力,只能寄文与琼州和尚,希望通过他们来晓谕乡人。樊庶亦重移风化俗,他上任后曾恢复乡约古法,重建文庙,施药救民,因此在读到苏文后深有同感:“琼俗之陋,诚如公记中语,不爽毫发。余亦痛绝之,俗亦为之稍易。及读公此贴,复申前禁。觉两载来,无有蹈前车者。公著作之有裨世道,岂小补哉!”从“读公此贴,复申前禁”可知,樊庶在读了苏文后,重申了此前的杀牛禁令,这是苏轼对海南政教产生具体影响的直接例证。包括苏轼汉黎一家的观念,也为樊庶所接受,他曾就苏轼《劝农》“咨尔汉黎,均是一民”“欺漫莫诉,曲自我人”评道:“黎何能反,汉人激之耳。公卓见深心,一唱三叹。”十分认可苏轼提出的民族平等、互相尊重的理念。

遗憾的是,康熙五十一年(1712),樊庶因病辞任,并将《海外集》的镌版带回扬州,从此被束之高阁,鲜少有人知悉,而岛内的存本也逐渐失传。幸而近几年,终于有海南学者郑行顺从内地图书馆的古籍库中发现此书,并将该书与海南目前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乾隆王时宇重校本《海外集》相比,发现后者就是以樊庶《海外集》为底本编成的,只是删去了樊本最有价值的评批和一些史评,增改了少数篇目和注释而已。而笔者曾为樊庶作传,在充分了解樊庶的生平、

情志之后,发现樊庶编《海外集》的价值远非一部寻常的选本。

此前世人多以为黄州是苏轼诗文创作的黄金期,而对海外诗不甚看重。如朱熹弟子问“东坡海外诗如何”,朱熹回答:“却好。东坡晚年诗固好,只文字也多是信笔胡说,全不看道理。”樊庶则在《海外集》凡例中强调,入琼后苏轼的诗文更加纯熟老到,“迨谪居海外,往往别出机杼,其早年凌厉之气,洗剔尽净,故公诗文晚岁为最。”在具体篇目中亦时时提点,如评《次韵子由浴罢》:“语语入禅,昔人谓公晚岁诗文益奇,盖多类此。”此后乾隆年间,王文诰才又提出苏轼文风“及渡海全入化境”。樊庶,担得起翁嵩年所说“公千载下一知己”的美誉。

千载有余情,天涯有知音。苏轼的人品文章使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影响,历来并不缺乏为之编集作注者,但是在古代鲜少有人远赴海南,亲临苏轼被贬之地,亲身体验苏轼的天涯之旅。如桐城名士方正玉所说:“造物必易善地以擢吾,潜庵俾得扩其才,布其学,弥纶于宇宙,而眉山髯叟亦且长啸于清虚之上,俯视而默赞之也。”幸有樊庶,幸有其评批《海外集》,海外庶几可以无愧于东坡矣。■

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(东坡文化研究)“《宋苏文忠公海外集》(樊庶点校本)”(项目编号:HNSK-ZDZX22-14)研究成果

(作者单位: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)